



孙正聿：与哲学为伴 与思想同行

□本报记者 张席贵

出版《哲学通论》等著作30余部，曾两度获得“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孙正聿虽然年近八旬，但仍然笔耕不辍，继近日由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用理论照亮现实——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思维和实践智慧》（以下简称《用理论照亮现实》）一书后，还有多部著作正在写作并将要出版。日前，《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对话孙正聿教授，听他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

把学术与学说变为学养

“我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1978年3月考入吉林大学哲学专业，1982年初留校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与研究，迄今已有40余年了。”孙正聿对记者说。去年年底，天津人民出版社约他写了一本自传性的《哲学的目光——我的思想人生》。

在那本书里，他详细地讲述了自己“与哲学为伴、与思想同行”的心路历程，并分别讲述了自己“跟随马克思”的学术人生、“前提批判”的哲学理论、把“学说”和“学术”变为“学养”的理论读物以及“学问之道”的自我领悟。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孙正聿哲学文集》共16卷，收入了他的主要的

学术著作和代表性的学术论文，比较系统地表达了他的哲学研究成果。

“我的‘专业’是哲学，我的‘事业’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孙正聿对记者说，他在40余年的教学与研究中，最深切的体会就是：马克思的理论，是最为“有理”的理论、最为“讲理”的理论、最为“彻底”的理论，因而是最能说服人的理论。

孙正聿把哲学变成通俗易懂的理论，让越来越多的受众喜欢，他说哲学不仅是一种“学术”，也不仅是各种“学说”，而且是以学术培养品质，以真理指导行为，把哲学的“学说”和“学术”变为“学养”，从而使人“转识成智”，这是他的一项重要哲学工作。

探索理论创新与理论创造

“从上世纪90年代起，我先后撰写了《现代教养》《超越意识》《哲学修养十五讲》《人的精神家园》《有教养的中国人》《马克思与我们》《理想信念的理论支撑》《掌握“看家本领”》等理论读物。”孙正聿说，他的体会是，理论读物最忌“从概念到概念”和“原理加实例”，既不能学院化，又不能庸俗化，而是要有理、讲理。首先是要有理，把道理讲明白；其次是要讲理，把道理讲清楚，真正做到以理服人。

此次出版的《用理论照亮现实》是吉林大学出版社策划的“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研究书系”开篇之作。“在研究和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我的最深切的体会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书斋里的哲学，而是源于实践而又指导实践的哲学。”孙正聿教授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过程中不断推进的，所以，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质内容概括为“用现实生活理论、用理论照亮现实”，并把“用理论照亮现实”作为这本书的标题。从这个根本性理解出发，这本书在回顾和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百年历程的基础上，着力探索了“问题导向”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思维，集中概括了“守正创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具体阐述了“照亮现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践智慧，深入探讨了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使命担当，努力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

学术研究要注重四个“真”

写作是一件十分辛苦的事，而生活中孙正聿又有好多事情需要处理，他是怎样处理生活和写作的关系，是如何做到的？孙正聿说，选择一种职业，就是选择

一种生活方式。他把学者的生活方式概括为这样几句话：一是忙别人之所闲，闲别人之所忙；二是平常心而异常常思，美其道而慎其行；三是志于斯且乐于斯，钻研而不钻营；四是乐于每日学习，志在终生探索。对于学术研究来说，最主要的是四个“真”字：一是真诚，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渴望；二是真实，有一种滴水穿石的积累；三是真切，有一种举重若轻的洞见；四是真理，有一种抽丝剥茧的论证。这样的著述，才能体现出大气、正气和勇气，才能展现出深刻、厚重和优雅。

如何用哲学理论来指导文化传承发展？孙正聿引证马克思的名言，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蕴含于中华文明之中的最深层次的哲学精神、最深沉的哲学旨趣、最深厚的哲学基因、最深挚的哲学追求，不仅是中华文明传承发展的最为基本、最为持久的文化自信和精神力量，而且是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活的灵魂”。

孙正聿向记者介绍，当代中国哲学的重要使命，就是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相统一的理论思维、追求真理和实现价值相统一的实践智慧，不断地“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用现实生活理论，用理论照亮现实，为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提供哲学思想和哲学智慧。



孙正聿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主任、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战略咨询委员会主任。出版《哲学通论》等著作30余部，两本读物获得“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最新作品《用理论照亮现实——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思维和实践智慧》由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



刘醒龙 中国作家协会小说委员会副主任、湖北省文联名誉主席。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凤凰琴》《分享艰难》《挑担茶叶上北京》，长篇小说《圣天门口》《天行者》《蟠虺》，长篇散文《一滴水有多深》《如果来日方长》，长诗《用胸膛行走的高原》等，另有《刘醒龙研究》（共五卷）出版。最新长篇小说《听漏》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刘醒龙：再次用青铜重器连接古今

□本报记者 洪玉华

《听漏》是茅盾文学奖得主刘醒龙青铜重器系列长篇小说的第二部。从《蟠虺》到《听漏》，时隔10年，他再次用青铜重器连接古今。在这部新作中，与“听漏”最直接相关的是一名自来水管听漏工，他的出场总带来一种神秘。顺着作者巧妙编织的神秘感读下去会发现，听漏工以及听漏都是一种连接，连接延续数千年的文明、文化乃至人间烟火气。

密织，让故事丰盈又跌宕

每当夜深人静，总有人拿一根铁棒贴着老城区的地面戳戳听听，他们是听漏工，能敏锐听出自来水管漏水之处，精准地画出一个圈，避免大面积“刨地三尺”。《听漏》以一个紧张神秘的水管事件引出青铜器九鼎七簋的考古故事。阅读小说之后很多人会感叹“听漏”二字的巧妙。中国作协创联部主任彭学明就提到，小说中听漏的既是水务局听漏工，他们听自来水管的漏；也是马跃之等考古人，他们听历史的漏；还是柳琴等人，他们听人间的漏、家长里短的漏。对此，刘醒龙说，“听漏”二字本就有其蕴含的神秘与神奇。听漏之意，可以理解为用户发现了破绽。

书中很多专业又有趣的考古故事，似乎都是善于“听漏”解开的。比如，马跃之破解出土文物“罇矢”的过程中，一句看似毫不相关亦不合时宜的“挖荠菜”却成了解开这道难题的关键。“罇矢”只是

书中密织的故事中一条细线，却与作为主体的九鼎七簋考古故事一样，有数千年时光笼罩的神秘，有谜团破解中的文物专业知识，也有与其相勾连的种种面孔和可笑可叹之处。这使得这本小说兼具内容的厚重与笔法的轻盈。

这样一本小说并不是那种拿起来放不下、一口气可以读完的。读着读着又舍不得读太快，总想停下再品品那些文字，进而想探究作者的知识积累、好奇他对小说的布局技法。“湖北省博物馆离我家只有一站路，我自己都不知道去看了多少次。更别说去考古现场、听专家解说。在江湖上听各色人等的多面之词。”刘醒龙说，文学必须有知识涵养，但知识不等于文学。不论是《蟠虺》还是《听漏》，从立意、构思到出版都历经了10年时间。作家就是一群将机缘、资源、灵感埋藏在沃土中的人，寒来暑往的耕耘才迎来花开、结果。

《听漏》是10年时光密织出的跌宕起伏的故事。

考古，也于人间烟火处说今

刘醒龙的青铜重器系列有着浓郁的楚文化意蕴、考究的文物知识，同时字里行间又有强烈的现实感。看似在讲两周时期的青铜重器、考古故事，又时时不离生动的现实生活，在笔走龙蛇之中读者也许会读出思接千载、连通古今之感。

“考古考古，考的是古，答的是今。”

以考古形式发现的东西，如果没有进一步完善人的精神生活，就与挖出来的破铜烂铁没有太大区别。”这是作者嵌在故事中的一段话。“作家是离不开现实的，不论用什么题材来创作故事，都必须活在现实的泥土中。”他说如果作一个关键词替换，用“文学”二字替换“考古”，也可以说，以文学形式发现的东西，如果没有进一步完善人的精神生活……小说中的那段话也是成立的。

《听漏》中所听不囿于历史，也不只是现实，还包括聆听自我和内心的声音。小说看似在写考古，其实也在“考”世道与人心。故事中闪现的情义恰是动人之处。

细节，意味深长又不乏趣味

《听漏》中有迷局有悬念，解谜过程中的很多细节读来生动有趣。比如，小说

中的听漏工一直带着神秘色彩。这个平常人少见的工种、一天说话不超过十句的奇特规定，以及他的身世都让书里书外的人好奇。刘醒龙说，他在车载电台中听到过听漏工的故事。但熟悉他的人知道，在成为作家之前，他曾在故事背景中的水利局工作。他还曾做过车工，加工出来的零件甚至要经受千分尺的检验，差一丝一毫都不行。也许是经历和素养，使得他在《听漏》中布下的细节都像是一滴水不漏”或者神来之笔。即便是听漏工这样不是C位的人，也因为细节享受了C位的待遇，让作品时时处处如考古般，不乏严谨与精致。

《听漏》中精致的细节描写增加了故事的跌宕感。围绕真正的C位人物马跃之，作者不仅写他解谜九鼎七簋的诸多细节，也在细节中写出品格风范，诸如因为信守承诺无论别人怎么“激”，几十年以“两周重器”代指青铜器的语言习惯等等。他常年乘坐六十四路双层公交车的诸多细节闪烁着生活趣味，他打开青铜方壶过程中的专业、严谨与幽默又令人忍俊不禁。

刘醒龙说，文学是向人们提供精神生活的正餐。他对待自己笔下的文字，无论是细节描写还是非主要人物的表现，都从来不敢随便打草稿，小说从历史文化深度、文学表达和细节趣味而言都非常出色，小说对人生哲理的揭示特别深刻，体现了作家非凡的创造力。

马金莲：以“80后”视角书写西海固山乡巨变

□本报记者 范燕莹

“我一直在写自己熟悉的乡土生活，就是宁夏南部山区，西海固地区。”从事写作20多年，一直想写一部厚一点、大一点的作品，而作为在乡村长大的“80后”写作者，也一直想把了解的乡村变迁写出来，这是她创作长篇小说《亲爱的人们》的初衷。

在《亲爱的人们》中，作家马金莲以细密的日常生活细节丰满了乡村社会在改革开放中的演变，她以真挚的情感和有血有肉的文字，表现了西北最贫困地区之一西海固是如何逐步摆脱贫困、追赶新时代步伐的艰辛历史。《亲爱的人们》研讨会近日在京举办，与会专家围绕该书的作品特色、艺术价值进行深入研讨，认为它是兼具文学性、艺术性的主题作品突破之作，也是“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的重要收获。

小说创作构思始于10多年前

新时代乡村题材是近些年文学创作的一大热点。《亲爱的人们》被誉为“西海固的女儿”书写西海固的山乡巨变”的一部作品，但其创作却不是近几年的事情，它的构思实际上早在10多年前就开始了。当年宁夏山区开始实施移民工程的时候，马金莲就开始关注，采访、收集素材，但当时一口气写下了20多万字就搁置了，搁置的原因是她觉得写不下去了。

一次偶然的机会，马金莲跟芙蓉杂志

社编辑部主任杨晓澜聊到之前的创作，双方的深入交流给马金莲的创作带来新的启发和灵感，于是她决定调整写作方向——写继续留在西海固这片热土上生活的人们，写乡亲们为了过上新生活的各种奔波和奋斗历程。

从结构到内容，她边写边改，断断续续，又过了四五年，终于完成创作。小说选先后在《芙蓉》《中国作家》《人民文学》《民族文学》等文学期刊刊发，全文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入选中国作协“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2024年度国家出版资金资助项目。

说到这一创作主题，马金莲说：“作为一个‘80后’，我不光是见证者，更是参与者。坦白说，这40年乡村的变化，实际上也是我自己的成长经历。同时，作为一名作家，我想把乡村这40年的变化，用文学的方式进行梳理或者总结，尤其是重读了《山乡巨变》《创业史》《平凡的世界》等一批反映时代变迁的长篇小说后，我更想以‘80后’作家的眼光书写乡村的变迁。”

每个写作者都有一个文学的故乡

长篇小说的写作是一项复杂又耗时的工程，何况《亲爱的人们》这部长篇小说的体量多达80万字，这对于作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体力和心力的考验。对此，马金莲介绍，跟大家一样，每天她要去上班，中午回家给孩子做饭，下午接着要上

班。写作《亲爱的人们》过程中遇到的最大挑战，就是没有完整的写作时间。现任固原市文联副主席，兼任宁夏作协副主席的马金莲，还兼任文学期刊《六盘山》的小说编辑，除了做编辑这一块儿的看稿量，她还肩负着培养本地作者和文学新人的重任。“这部分还是挺操心的。”马金莲认为，这是一份责任心，尤其是看到文学新人有自己的追求和方向，只要是接触到的，她都会不遗余力地去帮助。

“我这些年的写作节奏就是这样，就是不着急。”《亲爱的人们》是马金莲对家乡的一次总结性写作，几乎倾注了她全部真挚的情感和内心热烈的爱。“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故乡，每个写作者的心里更有一个文学的故乡。我出生于西海固，成长于西海固，这些年的写作也一直围绕西海固开展。10年前，扇子湾被纳入到移民搬迁的名单里，没多久，乡亲们都进行了搬迁。亲眼看着故乡就要消失，我觉得有必要用一部小说，用文字给村庄和乡亲们留下一些念想。”马金莲说。

呈现乡村振兴的文学新样本

正是因为这种慢写作，在马金莲小说的具体呈现风格上也有明显体现。翻开《亲爱的人们》，读者不难发现，马金莲非常擅长对日常生活的书写，整部作品由大量的生活情节和细节编织而成。对于这部小说，现场多位文学评论家给予这部小说高度评价。中国作协组成

员、书记处书记李一鸣认为，马金莲通过对凡人小事的书写，还原了故土农人独特的生命状态和生活形态，呈现出一幅幅独特、深刻的乡土人生图景，传达了作家对乡土中国文化的流连、慨叹与祈愿，对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的礼赞。“小说不是刻意以乡村振兴为主题，却成为乡村振兴主题作品最有说服力的文学文本。”文学评论家贺绍波认为，《亲爱的人们》最突出、最独特的特点就是将乡村日常生活审美化，对乡村日常伦理进行审美化书写。在作品中，马金莲不是立足于显眼的业绩来写西海固脱贫，而是立足于漫长而艰辛来写乡村普通人的韧性与憧憬，这就一下子与大量写乡村脱贫和乡村振兴的小说拉开了距离。

做了做饭、天黑上炕睡觉、夏秋两季收割、冬天趴在热炕上……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别人写来或许会乏味，但马金莲写出来却让人看得津津有味。《亲爱的人们》中的许多细节正是来源于自己的生活经验和经历，它们是真实的，而小说中的羊圈门村就是她曾经生活过的那个村庄的缩影。对于乡村题材的写作，马金莲认为，作家必须真诚、深刻地思考和勇敢地挖掘与呈现现实。她说：“我从不以悲观的目光为未来乡村作展望，一切都会重建、承接和有序，我们应该回到生活的现场和内部，秉承生活本身的逻辑，沉入生活的水面之下，长久地蛰伏，深入地挖掘，用心地书写。”



马金莲 固原市文联副主席，兼任宁夏作家协会副主席，发表作品500余万字，出版小说集《长河》《1987的浆水和酸菜》《我的母亲喜进花》等13部，长篇小说《马兰花开》《孤独树》等4部。最新长篇小说《亲爱的人们》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